

往事知多少

●左印金（空軍退役少將）

寬橋入伍壯志凌空

民國廿一年前後，連續發生「九一八」、「一二八」事變，強隣壓境，日寇侵略中國日亟，國勢益危！筆者甫入大學之門，目睹河山變色，同胞遭受屠殺，不禁熱血沸騰，亟思投筆從戎，研習殺敵技術，報效國家。適逢國民政府籌設中央航空學校於杭州寬橋，在平津、武漢、京滬各大都市首次公開招生，乃隱瞞母親在武昌秘密報名投考；報考者極為踴躍，錄取率為一六〇〇比一；考試後二十天，接獲中央航校公函通知初試錄取，速往杭州寬橋參加覆檢，並滙寄旅費。接到通知欣喜若狂；然須離家遠行，必須稟明母親。筆者一再懇求母親，並邀請家族長輩會商，經族中叔長兄輩對母親百般勸慰，說服母親允許離家前往杭州寬橋參加覆試。

我家世居武漢，乘江輪赴上海轉杭州，甚為便捷，杭州又是舊遊之地，我於民國十九年第四屆全國運動大會時，曾代表湖北省籃球隊到杭州赴會，對西湖優美的湖光山色與風物人情，十分愛戀；因而減低了我的鄉愁，心情輕鬆愉快的前

往參加覆試。順利通過體檢，半個月之後，得到正式錄取通知函，即到杭州梅東高橋航校入伍生隊報到受訓。航校入伍生隊隊部，正是筆者出席全國運動會的舊遊之地。宿舍、飯廳、盥洗、操場等處，均不陌生而十分熟悉，我們從一萬多考生中經過嚴格甄選後錄取的七十五位學員，在這座簡單營舍中，在抗日英雄斷臂將軍石邦藩隊長的督率下，接受由文改武，由散漫到團結，由鬆弛到嚴肅的學前入伍生活，其間有說不完的辛苦，也有道不盡的歡樂。

時光飛逝，半年的入伍訓練在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底結束了；九月初升學到寬橋校本部。見到機場一字排列的教練飛機，心情激盪不已！夢想多年來的凌空夙願，即將實現，萬分興奮。聽前期學長們說：飛行技術要求極為嚴格。淘汰率高達二分之一強，稍一不合，即遭淘汰出局；因此對自己能否有靈敏反應？能否獲得教官賞識？能否順利通過單飛關卡與初級飛行結業考試？一連串疑問湧上心頭，不禁憂心忡忡了。

飛行編組按身材高矮，我被編入美籍顧問史懷慈教官組內，前期學長說：史懷慈教官性情急

燥、涵養差、優越感大，在他調教下造就的學生，誠屬鳳毛麟角！聽到他的個性與為人，不禁更就憂我的飛行前途。史懷慈帶我飛行十次，雖未疾言呵斥，亦無善言嘉慰；詢之同組同學，亦多如是，真是遇上鐵面教練，不禁對飛行前途感到黯然無光！我在某一週末未有飛行訓練時，忽感身體不適，隊上長官送我到醫務所診斷，查出體溫奇高，但不明原因，乃留在休養室觀察；翌日醫務科馮科長偕值日醫官來室巡視時，在我週身前後用放大鏡詳細察視，馮科長與醫官互相對話說：「此處有許多小斑點」，「與某類病狀頗為相似」，二人商議決定當日下午送往醫院治療。那時杭州有二大醫院，一是廣濟醫院，在城中心，係屬公營，醫生護士俱係國人，言語習俗相同，病患均樂於就診。另一仁愛醫院在城邊刀茅巷底，係法國天主教會創辦，醫生護士多係法籍女修士，管理極嚴，限制甚多，病患多避而遠之。

我於神智模糊時已無選擇權，任之而已，乃被送往仁愛醫院，在此竟給我莫大之方便。我在杭州舉目無親，祇有堂姊左鈞一人，就讀杭州醫藥專科學校，校址與仁愛醫院毗隣，左鈞姊來往探視

大爲方便。她溫婉慈愛，對我病情極度關懷，課餘得暇，一定前來看我，有時一日看三四回，令我感激不已。

因病延誤飛行訓練

我的病是斑疹傷寒，在那醫藥文明不及今日發達之時，院中視爲隔離重症，鈞姊並不趨避，朝夕照顧，她在我病重時，曾接到醫院二次告警：囑她代我準備後事，一次是血壓由高峯突然降到幾近零度，另一是在高燒中又感染肺炎；主治醫師說：二者如短時間內不能回復常態，均可奪去生命！鈞姊處變不驚，從容鎮靜，看護我病，使我敬佩不已！仁愛醫院院內同仁個個仁心仁術；救人第一，決不輕言放棄急救機會。那時我耳已完全失聰，交談應對，均以寫字代替交談，當年雙十節日，有九機編隊通過病室窗外時，我看飛機未聽到機聲，很自然的向人發問：「我國何時已有無聲飛機？」我的耳聾之嚴重可見一般！難怪當我病情有好轉時，主治醫師曾向鈞姊說：「汝弟生命已可保無虞，但他的耳聾情形則不敢保證耳！」主治醫師雖如此說，但仍極力運用各項儀器以及藥物治療，終使聽覺恢復。看護我的女修士，當我病愈出院時，依念之情，溢於言表；她會解下頸上的「聖瑪利亞」聖母神像項鍊，親自佩我項上，她用不太純熟的華語說：「當你在天空飛行時，這位聖母，會保佑你，給你安全，賜你多福！」這位美慧女修士的美意使我感到溫馨無比。

病中住院，時近半載，病愈返校，同期同學

，既已完成初級飛行訓練，無論如何加油惡補，也決非我這僅有六小時飛行時間的幼稚生可能追趕得上。因此我心頭時時在爲未來作打算，校方當時已爲不幸之淘汰生，作有各種出路安排，如空勤航炸班、偵照班、地勤機械班、無線電班，甚至轉校投考甫行創立之防空學校等等，均可由各人自由選擇，出路不可謂不廣。我初時不願光陰浪擲，曾報考隣近之防校第一期，獲得錄取，本可入學，繼思我的志向在飛行，夙願不償，心有不甘，乃又改變計劃，等待四期飛行生升學時加入受訓，呈報當局獲准，於是住入學校休養室，靜待凌空御風生涯之到來。

這一時期是我考入航校，最輕鬆愉快的一段美好時光，在校內既無課業的拘束，在校外只要不違紀，明媚的西湖十景，任我遨遊，湖上泛舟，孤山尋梅，踏遍蘇堤、白堤、六橋、三竺、秋瑾女俠墓、岳王忠墳……虎跑飲茗，雙峯探隱，麥香隴賞桂，九溪十八澗尋幽，流連在大自然的懷抱下，享盡了人間天堂之清福。

後來我加入了航校四期生的飛行訓練，編入全正黨教官組。全教官，貴州人，二期畢業學長，不苟言笑，性情溫和，循循善教，我組同學六人，順利完成初級飛行者四人，大家對全老師既敬愛又感激，可惜在抗日戰爭中，全老師在湘境出擊時，遭日機偷襲墜機殉國！念恩師辛苦培育我輩之劬勞，不禁痛哭失聲，哀傷不已。航校四期訓練開始時共一百四十餘人，經過單獨飛行和初級結業的關卡，剩下不到六十人；再經過中級，高級飛行陸續的淘汰和不幸的殉難同學，直

到參加畢業典禮時只有五十三人而已！淘汰率幾達百分之六十，我能够順利的領到畢業文憑，真是托天之佑，萬幸、萬幸。

畢業度假觀光遊覽

航校學生畢業時，循例舉行懇親會，招待畢業生家長二人，來校歡聚同樂，這一規定，使家庭與學校能打成一片，提高了無盡的親切感和昂揚的士氣。民國廿四年春天，我遠適北平的胞姊金和，返回武漢歸寧，於是就邀請她陪同母親來杭州參加畢業典禮，家人久別重逢，無限歡欣！尤其是母親看到她的獨生子，學成穿著新穎整潔的戎裝，隨侍在她的身旁，笑逐顏開，她們來到杭州，加上原在杭州的鈞姊，一共四人，天天歡聚在一起，我陪伴她們遊山玩水，母親特別欣喜靈隱寺之遊，她是佛門信徒，以靈隱寺巍巍的殿堂，雄偉的氣勢，碩壯如生的一〇八羅漢的陣容，加上傳說中濟顛聖僧的種種神奇——如飛來峰故事，讓她歎爲觀止，購買了許多土產，才留戀不捨的離去。

學校給予我們兩週慰勞假，按照路程遠近，致送返里川資陪伴親人返回家鄉，我便陪伴母親和姊姊她們乘火車到上海，再轉江輪返漢口，昔日中學時代同學以及籃壇上衆多球友，獲知消息，紛紛爲我設宴洗塵，遨遊珞珈山，攀登黃鶴樓，參觀兵工廠，在歡笑中渡過兩週假期。省親假滿，返回航校奉派擔任空軍第二隊准尉見習官，駐防江西南昌，隊長即當今國際知名之老虎將軍王叔銘上將，在他嚴厲督導之下，加緊編隊飛行

及空中射擊與投彈等訓練，技藝大有進步；不數月，正值航委會擴編空軍第十三及第十四隊中隊，乃奉令派為第十四中隊少尉隊員，初時仍駐南昌，後則移防安徽廣德，改飛義大利機種，名Fiat BR-3，機身大而笨重，機聲洪亮如雷，頗具震撼力，當時人皆名為重轟炸機。後來平靖間變，此重轟炸機，立了汗馬功勞。

我習飛以來，駕駛的均為美式飛機，此次改換義式，感覺最為奇異者：義大利機油門使用為倒拉式，與美機之前推式正好相反；初飛時甚為不慣，稍久即可適應與美式機並無大碍；最難忍耐者，厥為義大利機散熱裝置，差別甚大。美式機多為氣冷式，義大利機則為水涼式，散熱欠佳，座艙如一蒸籠，即使冬季，每一凌空，亦必汗如雨下，汗流浹背，使人視為畏途！較美機之豪華舒適，相差不可以道里計，歐美之機械文明，相差太大。

安徽廣德是一僻野小城，機場甚小，場站設備差，並無營舍，我們奉調抵達廣德後，祇能搭建帳棚居住，點煤油燈，睡行軍床，一切傢俱物品，可謂簡單之至，我們住定後，除每日飛行訓練外，一無所事，於是球場打球，河中戲水（權充沐浴），山叢狩獵，森林探幽，也就各尋其好去了。

廣德名產鮑，俗稱甲魚，肉極鮮美，鄉人烹調另有妙法，香味更佳，無論紅燒清燉均令人口角留香；嗜飲者尤為稱道，據說此物尚有大補功能，可以滋補陽氣，所以更是令人神往，競相爭食不已。

西安事變執行任務

鄉居生活，直到民國廿五年秋奉命調駐南京大校場機場為止，一旦轉變為都市生活，同仁莫不歡欣。空軍同僚個性多豪放不拘，中山陵、明孝陵、陣亡將士紀念祠、譚墓、玄武湖、雨花臺、夫子廟、秦淮河……一些歷史名跡，詩情畫意之所，都是大家公餘之暇足跡常到之地了！直到西安事變，蔣中正委員長蒙難，全國震驚，全體才奉命進入緊急備戰狀態。

西安事變爆發時我正在隊部待命。隊長交付軍政部一通密令，要我立即飛洛陽送交祝紹周司令，限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時前必須送達勿誤。奉命後立即準備一切，因本隊Fiat機不適此項任務，幸隊中尚有 Dardas 機一架，雖當時天際飄雪，仍不敢延緩起飛，登機啓航，凌空後，以能見度太差，決定沿隴海鐵路航行，較為安全，十三日午後二時安全抵達洛陽，完成任務。當時空軍部隊調駐洛陽待命者甚多，同學亦多，有了小聚會，甚為難得，乃留住一夕，當晚窗外大雪，寒冷非常，臥於北地火坑，滿屋溫暖。十四日大雪未霽，因凜於不得在外就延之命令，仍準備飛返，九時起飛，天空黯淡，大地一片銀白，所有目標都不顯著，只得仍依隴海鐵路軌道，低空飛行，以免迷失，只要不失軌道並注意飛機不觸及沿線電桿，即可到達南京。十一時安全降落南京大校場；落地後，發現飛機尾輪勾有電線百餘公尺，始悉在沿軌低飛時，以白雪耀眼，必偶有疏忽，不知何時觸及電線，幸不嚴重，得能安全返航。

事後知悉我投送的密件，關係駐洛陽某砲兵部隊之忠貞表態甚為重要。對西安事變之影響頗巨。是則我這趟雪地投書，不無微功。

娶妻交友三唐稱甜

民國廿六年春，航校以教練需人，向航委會請調飛行教官，我與同學多人，同時奉命調回航校擔任飛行教官。任職未久，抗戰爆發，南北戰場，急需空軍支援。而是時空軍建軍未久，兵力單薄，不敢調配，基於急需，乃將學校用作教練之 Douglas 轟炸機及 Casari 偵察機，編成暫編第卅二及第卅三中隊，以裕調度。筆者奉命編入第卅二中隊，擔任隊員。八月上旬，調赴洛陽，支援北戰場；嗣以淞滬吃緊，又奉命南調，十日左右，飛抵湖北孝感駐防待命。十四日奉命調往杭州寬橋；甫行抵達，適逢日寇木更津航空隊轟炸寬橋，是時天候不佳，雲層甚低，對機場頗有掩護，加上高志航等勇士凌空迎敵，奮力痛擊，致其投彈失去準確而稍偏左，僅炸毀空的棚廠及油車輕便鐵道等，損失輕微，苟再稍偏右，即會炸毀機場飛機，則損失不堪想像。其時航校情形，一片忙亂，無任務人員，紛紛參加撲火及搶救物資，此一戰時情景，似仍在眼前，然後忽間已逾半個世紀矣。

是晚住宿於航校學生宿舍內，原奉命於十五日拂曉擔任出擊吳淞口敵艦任務，暫停執行，轉飛嘉興機場待命；不意，敵機飛來突擊，我機損毀一架，傷亡數人，和我同乘一機之黃保珊分隊長，與臨時派來同乘之吳紀權同學均壯烈殉國，

我因與隊中長官鬥氣失和，改派坐次逃過劫難！因禍得福，令人不得不相信死生有命。

爲了培育空軍飛行人員，民國廿六年底，航校教官和飛機奉命歸還建制。寬橋航校，因地處前線，必須遷校；湖北孝感，湖南衡陽，廣西柳州均經暫充新校址，終因條件不適合，最後遷校雲南昆明，雖地勢過高，空氣稀薄，但因氣候、交通、補給及安全環境等條件均合理想而中選。

民國廿七年初，航校在昆明復校，易名爲空軍軍官學校，建校模式，盡量摹仿航校，一時有第二寬橋之稱。在校受訓學生爲第七、八期生。我歷任初、中級班、高級班轟炸組、儀器飛行組、夜間飛行組教官三年，民國廿九年底，空軍籌設參謀學校於四川成都，我轉考參校，錄取入學，方始離開昆明空軍官校。

昆明民風純樸淳厚，物價低廉，國幣與滇幣一比十，我任中尉空勤，月薪國幣二二五元，除贍養母親供給胞妹生活費外，頗有餘裕。一切日用至爲潤綽，真是我畢生用錢之黃金時代。昆明的風景名勝，西山、滇池、金殿、大觀樓、金碧坊、古幢公園、唐繼堯墓等地，小吃館有名的過橋米線、烤乳豬、嫩肥鴨等名產，都是假期常往享受之所，在經濟上毫無壓迫感。那時我與好友楊紹廉都年輕，不懂儲蓄之道，每月發餉時，輒至會計室央求軍需官替我們掉換百元大鈔，予以儲存，每晚就寢前取出清點，比較存數多寡，頗爲得意，殊不知聰明善於理財的同僚，他們購置黃金，不久增值數倍，我所存的大鈔，則貶值不少，真是愚笨極了。

我和同期同學李尹識、楊紹廉，交情深厚，在昆明同室而居，教育長辦公室主任秘書唐靜常來聊天，他一進門，總是連呼：「甜，甜，甜！」稱呼我等爲「快婿」，事有湊巧，同室李尹識兄，係湖南省主席唐生智將軍之女婿，楊紹廉兄新婚嬌妻，係無錫唐姓名媛，我承友介識之女友，亦爲唐姓淑女，一室三唐，安能不甘！難怪，唐靜入門即呼「甜」「甜」「快婿」不已，落得開玩笑，檢便宜。

長途空運逃過一劫

民國卅年十二月參校畢業，航委會周主任至柔召見後，留在成都轟炸總隊工作，他還指派我加入無線電航行訓練班去受訓，擔任由德國受電導航行歸國的專門人才，也是空軍之友林大綱的副駕駛，從事 C-47 空運機之訓練；當時這類飛機，全軍祇有二架，欲入其門者不可勝計，我何其幸運能獲此機會。學習數月，對於無線電定向航行，穿雲下降，盲目起飛，定點着陸，以及機械維護等都算有了些微的心得；還會侍送周主任遠赴新疆迪化，接收盛世才督辦的小規模空軍，享受了他豐富的招待；對那厚大的俄國毛毯，香醇異常的哈密瓜，碩大無比的奶油葡萄，以及焦黃油香撲鼻的烤乳豬等，迄今仍是念念不忘。任務完畢後又送周至柔主任返回成都。這次我長途空運的實習，十分緊張和有趣；可是那個環境，商業氣氛過濃，同僚每日言談，無一不是商情，使我終日無法插言，孤寂苦悶無已！返川後，毅然請求調職；旋獲上級諒解，調派空軍軍士學校

飛行科科長，乃欣然往就。時此一 C-47 機已有飛赴印度消息，同僚多竊笑我愚笨，蓋當年長期抗戰，後方生活異常艱苦，人人皆渴望有出國機會，亦可稍裕自己生活，而我已臨至却棄之，不是傻，又能作何解釋呢？然而事實如此難料，我赴新職之第三日，C-47 機滿懷興奮的飛航印度，途經世界高峯喜馬拉雅山時，不幸墜機於野人山內，全機人員無一倖免，聞耗哀悼與震驚無已！於無意中又逃避一劫。

赴美深造返國結婚

在成都空軍士校任職兩年餘，於民國卅三年秋奉派赴美領隊，率領一批領航及射擊人員赴美受訓；那時不像現在有空運直達美國，要先由成都飛昆明，再由昆明飛印度轉乘火車赴孟買，再搭乘美 Gen. Anderson 安德遜將軍號運輸艦，爲了避免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侵襲，還要繞道澳洲和南非，再轉入太平洋而達美西岸之舊金山。沿途兩度穿過地球子午線，歷經春夏秋冬四季，在艦上學生還要擔任警戒值勤，全體旅客還要參加防空演習和救生訓練，接受燈火以及隨意拋棄烟蒂廢物等管制，爲時整整走了四十天，方始到達，可說歷盡折磨。可是，也使我與同行赴美之男女青年學生以及外交官員們同處交遊，以橋牌、賓果、文藝、跳舞、電影等，朝夕同樂，很自然的奠立了友情，於日後在美工作期間，得能減除不少寂寞；而與該艦艦長某上校（已忘其名）亦因分擔服勤及戰鬥演練等關係成爲好友。

抵美後，工作重新分配，我奉令改派爲駐凱

孫勒機場 Keesler Field 之駐場領隊，該場係 B-24 轟炸機械修護之專習場地，凡在該場受訓之中國學員生之一切教育與行政事宜，均由我負責綜理，事務較前繁忙，責任亦較重，幸年餘以來雙方合作良好，一切順利，得無隕越，殊足自慰。

這時節已是民國卅三年冬，盟軍在歐洲戰場上，節節勝利，已逼近德軍所恃之釋佛烈防線，勝利可期！然在我國戰場上，桂林失守，西南危急，已使吾輩居美軍人失盡顏面；而史迪威將軍與我統帥失和消息傳來，部份美國人士不明內情，評論尤多；甚至有人建議放棄中國戰場，亦不致影響攻日戰略之論者，更令吾人處境尷尬無已！心頭無限隱痛，而亟思返國。

民國卅四年冬，我與同僚一行六人，奉命各自結束在美業務，待命返國；艦直抵上海停泊，見到巍巍的江海關大樓，雄姿如故，一別十年，不勝欣喜；然而黃浦江中，全是美英船隻，少見懸有中國旗幟者，好似不屬我國天下，又不禁黯然而。海關禮遇軍人，通關至為迅速；登岸後目睹市民稀少，市面蕭條，昔日繁華景象，已不復見，令人不勝唏噓！

時國民政府已復員，空軍部隊及人員已有進駐者，久別同僚自欲早晤，以敘離情；乃往訪陳景祐同學，再同往訪萬承烈同學留滬太太傅燕影女士。渠係滬上名門閨秀，性情豪爽大方，且又健談；往訪目的：一係敘舊，另意則係請她代為介紹女友。蓋當年在後方時，雖曾有多人代我介紹女友，但我以抗戰方酣，我輩空軍，隨時有

為國捐軀之可能，為了不累及無辜閨娃，故均多予婉謝，並言抗戰未勝利，決不結婚，故年逾三十，猶係單身；當今情勢已異，母盼殷切，正我成室時期。傅姐滬地名門，且善交遊，閩友必多，故有所求，承其應允，必有佳音，乃留通訊電話而謝別之。果然，翌晨即得其電話告曰：「今晚六時，在南京路新雅酒樓為你接風，並介紹女友。」喜極而靜待之。忽於午間又再來電話謂：事情過於倉促，伊擬介紹之嬌娃，到處連絡不到，只有權待下次機會了！邀宴之議，亦暫作罷。

時余正居逆旅，聞之心灰意冷，居滬無事，乃擬搭乘晚間快車赴京報到，以便早日核派工作。午後四時餘辦退房間，攜帶行囊，走出大門，召喚車輛，擬赴火車站搭車時，忽見旅舍茶役，氣急敗壞跑來，老遠即連連招手，告以有重要電話待我接聽，乃入內往接，不意正是傅姐告訴「伊人已經聯絡到，原議仍依時舉行。」於是喜極搬回行李而再行留滬。

留居滬地同學均應邀携眷參加此宴，席間介紹之嬌娃，芳名華敏燕，年華廿五，郵籍而生長於滬，與傅姐係誼屬表親。偕胞姊蒞臨，面貌、身材、風度、氣質，均稱上乘；筆者一見鍾情，尤為興奮不已！她係隔在鼓中，事前毫不知情，故一切純真自然，落落大方，毫無忸怩作態！我倆鄰座相接，暢所欲言，毫無掩飾，這餐飯也吃得非常高興而愉快！

飯後大家又起興說要到麗都大舞廳去跳舞，乃一齊前往，是她高雅的氣質和風範迷惑了我，而我的雄偉儀表也吸引她，因之，我們擁舞傾談

，如逢知友，玩的極其盡歡。於是我倆便交往下來，再加上傅姐的努力撮合，我也管見了她的雙親和家人，登堂入室，閃電追求，獲佔芳心，終於在三十五年五月廿七日，在空軍大家長周至柔將軍的福證下結締良緣，成為佳偶，可謂人生一大快事。

婚後赴杭州歡度蜜月，西湖是筆者畢生嚮往之地，湖光山色，英雄俠骨，處處多情，往年居此，已是飽享溫馨；於今加上嬌妻陪伴，更是神馳飛揚，歡暢無比！兩週的婚假生活，真是祇羨鴛鴦不羨仙了！

這時正好航空委員會改組為空軍總司令部，設於南京，我承長官們愛護提携，調升為總部情報訓練處副處長，故又束裝南下，與妻得以長期厮守。

晉升泡湯毅然退休

大局逆轉，劣勢一發不可收拾！全國忠貞人士渡海遷臺，上下一心，實踐苦幹，謀求復興；登步島、古寧頭、八二三，加以我海空健兒在海峽地域幾次的海空大捷，打得中共不敢再輕易犯臺；而臺灣經濟繁榮，民生樂利，國際稱頌的奇蹟，尤不得不使中共私衷欣佩！

筆者也在這復興的大環境中，深造歷練，力爭上游；職務上由處長、副局長、署長、執行官等等，不斷的擢升，官階至少將，然而在一個重要的時刻平白無故的栽了下來！那是我的傷心事，然而既是憶往，也就不能坦白以述了。

民國五十五年，筆者榮獲國防部特保最優人

員蒙蔣公召見，垂詢和對應均甚愉快；不數日，即奉派為國防部情報次長室執行官，到職後，奉公守法，努力盡責，考績列諸同僚之首；那個職位是中將編階，那時筆者已有十年以上的少將年資，考績年年均是優或甲等。本屆原可晉升，奈因次長亦係少將，當年將級晉升，蔣公控制極嚴，每年空軍升中將者，例不過二、三人，當然不可能在同一單位中晉升二員，而此一單位中，理應以次長為優先，筆者自當禮讓，待之於次年，然而，翌年四月，尚未及檢討晉升案時，國防部長蔣經國先生忽然不知採納何人之建言，認為情報次長室二位正副首長均係空軍人員，不甚合理，應於調整一員予其他軍種，言來似甚有理，然而，殊不知此一組織體制，係依據三軍員額總數之多寡，經過三軍多次集會協商研討而決定之編制，行之多年，均無異議；如認情次室正副主官俱屬空軍為不合理，則當時之人事次長室與作戰次長室正副首長，均由陸軍人員擔任，何以又屬可行？如認不合理，何以不同時調整？似此歪理，殊難令人折服。蔣部長一向睿智，而對此案似未深入了解，即遽作決定，實不無遺憾也！於是硬將筆者調離；沒有了底缺，一切成空，晉升也就泡湯了。什麼體制，制度，考績，年資；等等，都抵不上強人的一句似是而非的話；正義、公理，公平，公正等等又何其脆弱無力！良可慨也！當年國防部的馬紀壯、高魁元、羅列和空總的賴名湯諸上將，以及國防部的蔣紹禹、熊恩德、林秀樂和陳桂華諸中將，均知悉此案甚詳，雖也有出頭打抱不平，說點公道話者，然而

誰肯爲了與已無干的事，過份的去得罪強權？於是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這就是我們的人治！也就是我們的特權！強人啊！您可知道就因了您那一句不合邏輯的口頭命令，使得當事人心情上受到了多少的無奈？精神上受到了多大的折磨？榮譽上受到了多大的委屈？和物質上又受到了多大的損失麼？這一切，要如何的去追訴和求得補償呢？雖然目前盛行翻案之風，我還是呼天不應了！

次年春，我也就萌生退意而毫無留戀的辦理退休了！不過，對於我這十二年的少將資深年資，七優五甲的不凡考績，我總覺得是辜負了它，深深的對不起它們了！

修身養性逢凶化吉

退休後，剛正孤傲的我從未兼任任何名義職務，好在賢妻節儉的美德，量入爲出，依靠終生俸以及子女輩的奉養，頗能自給度日。在家修身養性，含飴弄孫，有時携眷遊山玩水，寄情於大自然之間。

民國六十二年夏，打完了高爾夫球沐浴後，過度貪涼，冷氣電扇交加，又因患有高血壓而未注意，因而引發了顏面神經麻痺，右側目呆口斜，殊爲不雅；入宏恩醫院治療月餘漸愈出院，然已不能完全復原矣；民國六十六年夏於榮總例行門診時發現心肌梗塞，當即送入加護病房，住院治療達半年之久，大致均獲康復，始行出院；民國六十九年春，因掃墓中暑，觸發心臟病住入榮總醫療，在臥床上忽罹中風症，右側手足麻木失

靈，口齒言語不清，亦經住院半載，始克漸行恢復出院。

病中長期臥床，未免默默沉思，深深領悟人生之際遇禍福，一切均由天定，半點也不由人！總之，存心向善，多多積德，必可逢兇化吉，轉危爲安；若一心追逐名利，善用謀計以陷人入阱，必獲惡報，祇是時間之遲早耳！

因之在病榻上也常想：人生自出世以迄入土，不過短短數十年，每個人熱中追逐者，歸納起來不外「福祿壽」三字，也就是道家講的「三華」，據佛門箴言的解釋：此三者，也就是「性」（福星），「心」（祿星），「身」（壽星）。能忍氣則性了，能知足則心了，能擔事則身了。此處之「了」字可作「藏」字解，能「了」便是「好」，不能「了」便是「不好」；實具有哲理存焉！是以我也就深深體會人生要知足常樂，務須涵養心性，安命保身，也就會無怨無尤了！對於「三華」也確是不宜強求。如果蒼天准許我許願，我祇有焚香默禱曰：「請賜給我們家安邦興，即如願足矣！」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破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